

亲情树下

陪伴,是最长情的告白

周靖

在这个小城的角落里,藏着一户最平凡的人家。夜色如墨,万籁俱寂,唯有窗外池塘里的阵阵蛙鸣,固执地敲打着窗棂。屋内,昏黄的灯光下,她的手紧紧握着那只逐渐冰凉的手不敢松开,也不愿松开。老伴的呼吸微弱而断续,像一盏即将燃尽灯油的枯灯。

作为曾经的老邻居,我曾向她提起过那些泛黄的岁月。她说,年轻时两人的性子都像未驯服的野马,常常针尖对麦芒。那时候,家里时常上演“全武行”,一个挥舞着扫帚,另一个便抄起锄头,非要等到火气散尽才肯罢休。说这话时,她的嘴角有时还会泛起一丝无奈又甜蜜苦笑。

可笑着笑着,眼眶就红了。她心疼他。说他这一生走得太苦,青年从军,小腿落下终身顽疾,归乡后连重活都干不了。为了糊口,他拖着残腿蒸包子、做馒头,走街串巷地叫卖。家境贫寒,一双儿女只念完小学便早早步入社会。好在孩子们争气,如今日子终于宽裕了,可无情的病魔却盯上了他。

去年深秋,确诊的消息传来,他没有捶胸顿足,只是平静地选择了保守治疗。而她,这个朴实的农妇,自从嫁进门的那天起,就默默地扛起了整个家的天。他腿脚不便,她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白日里上山砍柴、下地劳作,夜晚还要伺候公婆、照料病榻上的他。她做着男人的活计,受着女人的辛苦,却从未有过半句怨言。几十年的磕磕绊绊,吵吵闹闹,就这么一路搀扶着走了过来。这大概就是老一辈人最真实的婚姻写照吧:没有那么多花前月下,只有烟火尘世里的生死契阔。

春节过后,他的状态急转直下。唯独清明那日,一家人难得团聚,他竟难得地有了几分往日的神采。兴头上,他破例抿了一小口葡萄酒。看着他红润的脸庞,全家人为之欣喜,仿佛病魔已经退散。然而,那竟是回光返照般的最后灿烂。癌细胞无情地吞噬着他的肌体,那个硬朗的老人转眼间就只剩下把嚼碎的瘦骨。

那些天,亲人们在门外悄悄置办着后事,而他躺在床上,心里跟明镜似的。他把她和孩子叫到床前,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安排着身后事。他望着她,眼神里满是怜惜与担忧:“我走了,谁还能像我这样惯着你、容得下你的暴躁脾气?”他又转过头对儿女们说:“你们妈不容易,脾气急,你们要多顺着她,别惹她生气。”以后常回来看看,让她安安稳稳度过晚年……

听着他断断续续地絮叨,看着他病痛折磨得变形的脸庞,她的心像被钝刀割着一样疼。她转过身去抹眼泪,却又立刻转回来,重新死死握住他的手。在这生命的尽头,千言万语都显得苍白,唯有这掌心的温度,是她能给他的,最沉默也最滚烫的告白。

不久后,他安详地闭上了眼睛,没有遗憾。因为在最后的日子,他已将牵挂——托付;而她也用日夜的守护,为他送行了最后一程。

目睹全过程的我,心潮翻涌。前两天,看到这样一篇文章——《陪伴,最难以启齿的告别》,文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我喜欢你,渴望与你携手前行;我爱你,亦愿得到你的风雨相伴”。对于生活,我曾憧憬着手手相牵共看夕阳西下的浪漫,憧憬着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温馨,憧憬着闲敲棋子落灯花的雅趣。其实,生活本就归于平淡,两个人在一起,相互陪伴着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在慢慢老去的同时,过好每一天,才是最实在的。正如他和她,过一辈子,相伴一生,平淡中生活,为柴米油盐愁,为儿女成长累,再换得最后的温馨与欣慰。

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,思念是最温情的等待,相爱是最浪漫的结局,厮守是最长久的答案,默契是最无声的情话,相守,则是最真实的幸福。

我见我闻

一群搬家的房子

李光泽

考亭古街,如今有个时髦的名字叫梦华城。当地人从不掩饰它的身世,坦然告诉你,这是一条“搬来的古街”。

街上四十二栋老房子,都不是此地原生的。人们从闽北、浙江、江西的各个古村里,将这些老宅逐一拆解,编上号,千里转运而来,再按照一比一原样拼装复原。这里最古老的一栋,是明代遗存下来的。那些原本守在荒村的老屋,就这样跨越山海迁徙,换了一方水土,继续静静伫立。

我坐在轮椅上,从街口缓缓往里走。青石板路面凹凸湿润,车轮碾过,发出咯咯声。像叩响一扇尘封已久的旧木门,带着岁月深处的回响。

街两旁的老宅,黛瓦叠檐,青砖砌墙,雕花窗棂的纹样依旧清晰秀气。最特别的,是门楣、梁柱上随处可见的痕迹,像老屋自带的胎记。有的是墨笔手写的构件标注,淡而清晰;有的是刀凿刻进木骨的数字,深浅错落。我驻足细看一块木牌,寥寥数字,道尽身世:此宅原位于浙江某村,清道光年间建,原为某氏祠堂。

望着这些带着旧岁痕迹的老屋,我忽然觉得,它们不是冰冷的建筑,分明是一群被移植过来的故人。

从前,它们散落在偏僻乡野,守着一方村落,藏着各自无人知晓的人间秘密。哪个厅堂曾聚满族人、岁岁团圆;哪个门槛承过嫁娶的喜悦,迎过归人送过远客;哪个墙角听过孩童嬉笑,也胜过世人啼哭。一代代人的晨昏日常,生离聚散,都融入木骨砖瓦的肌理,有着独有的地气与人情。后来村落荒芜,老宅失修,在风雨中摇摇欲坠,最终被温柔拆解,带着满身故事,奔赴一场陌生的重生。

榫卯可以归位,屋架可以复原,可它们扎根的水土、相伴的烟火,终究是带不走的。

我在一栋老宅前停下。院前横着一道石门槛,约莫有我半个轮椅高,是我跨不过去的高度。我停在门外,望向院内。一方天井拢住漫天柔光,院里绿叶鲜亮欲滴,墙角青苔湿漉漉的。一位老人安坐廊下,手捧茶盏,悠然静坐,未曾察觉门外的我。整座院落安静极了,时光好像在这里静下了。

轮椅的轮子在石板缝里,我没有挪动。不多时,一个年轻人从院内走出来,问我要不要进去看看。我笑着摇头,说门槛太高,进不去。他低头看了看门槛,又望了望我的轮椅,说可以帮我抬一下。我轻声道谢,说就这样看看就好。

他没有走开,陪我一同望着这座老宅。闲谈之间我得知,街尾第三栋老宅,是他小时候村里的宗族祠堂。他说,从前过年祭祖,都聚在这院里,小孩子围着天井追逐打闹,热闹得很。后来年轻人外出谋生,村落空心,祠堂日渐破败,他以为这栋承载童年记忆的老宅,终将化为尘土。

不想老宅被拆解编号,异地原样重现于世。他时常专程过来看看,房子的模样、格局和从前丝毫不差,却总觉得不对劲。我问他哪里不对,他说得朴素,却戳人:味道不对。

“老房子是有味道的。”他说。那是多年沉淀的醇厚木香,是墙角经年不散的湿润土气,是祠堂萦绕不绝的香火余味,那是一代代面朝相处,养出来的气息。而这里的老宅,干净规整,焕然一新,透着精致体面,闻着却像一身崭新的衣裳,少了那份扎根乡土的熟稔温度。

我默然不语。我们费心抢救、复原古建,留住的是老宅的骨架与模样。而老宅真正的魂魄,从来不在砖瓦梁柱里。它藏在一方水土的地气里,藏在岁岁月月沉淀的人情与记忆里。这些无形的岁月底蕴,无法打包搬运,速成复刻。

风从巷口悠悠灌进来,穿过一排排木柱门窗,吹得老旧门板吱呀作响,像是老屋低沉温柔的私语。离开了原生的山水晨昏和相守百年的村落烟火,这些重生的老宅,还算得上是故乡旧宅吗?我静静思忖,没有答案。

可细细想来,人间的故乡本就不是固定不变的。人会迁徙,文脉会延续,承载着记忆的老屋,自然也能在漂泊之后落地扎根、重新生长。烟火与人情,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,我愿意相信,老屋独有的气息,是可以一点点长回来的。再过十年、几十年,游客的脚步、邻里的闲谈、孩童的嬉闹、四季的风雨,会再次层层沉淀于院落、梁柱之间。空荡的老屋,终将被新的人间烟火填满。

这群老屋,最不缺的便是耐心。它们已在荒村守候百年,熬过风雨,如今再等数十年的烟火重生,于它们漫长的寿命而言,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时光。

临走前,我又回头凝视那些墨写、刀刻的编号印记,依旧牢牢嵌在木骨之上。从前我只当是普通的工程编号,此刻才恍然读懂,这是老屋辗转迁徙的行李牌,是它们铭记故乡的凭证,是身在异乡、不忘来路的底气。

走出古街时,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晚风微凉,沿街的老宅次第亮起灯火,昏黄的光晕透过雕花窗棂,在暮色里摇曳。望着这点点灯火,我竟生出一丝错觉:这群千里迁徙、历经拆解与重生的老屋,终于卸下颠沛的疲惫,在考亭这片土地安然落脚,于晚风里轻轻喘息。

不慌不忙,一下,一下,慢慢的。

山水怡情

盛夏深山觅清凉

陈光宏

七月流火,城廓间暑气蒸腾难消,我与六位友人驱车钻入闽北延平西南的重峦叠嶂。海拔八百六十米处,虎山村静卧于四面千米奇峰怀抱,溪流绕村,古木匝地,我们在一片“农家乐”住了下来。五日山居,晨沾草露晚纳溪风,踏古林、渡鹿桥、探飞瀑、登山、访古祠,于这片远离海热的山野里,偷得几分盛夏难得的清宁。

虎山的夏天是吝啬酷暑的——昼夜温差拉大,日头一偏西便凉意沁人。高山水土疏松肥沃,萝卜皮薄肉细、汁水充盈,虽未到完全采收季,田畦间已是满目翠绿菜蔬。白日漫步田埂,看农人打理茭白与夏菜;傍晚归来,餐桌上那一盘凉拌萝卜丝清脆甘冽,便是山家最直白的消暑馈赠。散落在六个自然村的屋舍傍山而建,乡邻和睦,鸡犬相闻,日子慢得像溪水流过石缝。

村部旁的祖龙山,百亩古树群是山村的绿色家底。甜槠、苦槠、枫香、木荷等阔叶林木遮天蔽日,阳光漏不进几缕,只在青苔石阶上筛下碎金光斑。林中最醒目的是那株三百六十余岁的江南油杉,133厘米的胸径需四人合抱,苍劲枝干擎起漫坡浓荫,数百年风霜只让它更沉稳地俯瞰村落晨昏。先祖自北宋便立族规封禁山林木以涵养水源,这份护林守水的朴素智慧,至今仍活在每一条清溪、每一口山泉里。

沿古林步道下行,水尾兴福庵桥横卧清溪。青石奠基,木构筑廊,青瓦顶棚替过路人挡住了暑雨骄阳,两侧长廊栏雕正好歇脚。桥边翠竹倚倚,荷塘田田,桥下溪流叮咚,山风裹着荷叶清香穿廊而过,登山微汗顷刻便被拂干。倚栏看游鱼溯流,蜻蜓点水,恍觉炎夏被这道古桥隔在了山外。

穿过廊桥入峡谷,绵延五公里的九十九潭瀑布群是整片山林最灵动之处。七月雨水丰沛,溪水沿绝壁层层跌落,上段瀑面宽阔,雪浪翻涌,中段深潭澄澈如碧玉,阳光斜射水雾时偶现彩虹一道横跨峡间。紧贴悬崖修建的木质栈道曲折陡峭,水雾扑面、满目浓荫,负氧离子裹着凉意沁入肺腑——这天然清凉境,是盛夏最慷慨的赠礼。晴好时瀑底水花飞溅,忍不住掬一捧涂去尘汗,暑气荡然无存。

览罢飞泉,拾级往金山登高。山脚朱红伏虎亭飞檐翘角迎客,顺石阶上行,悬于崖畔的伏虎庙凌空依山,似振翅欲飞,檐角两尊龙头昂首向天。庙前大堤东侧,饱经风霜的迎客松舒展粗枝守望古刹,崖壁斑驳摩崖石刻默诉山野传说。立足庙堍远眺,云浪翻涌层峦间,若遇雨后初晴,云海漫过青峰宛若万顷碧波。登顶金山,连绵峻岭、苍劲古松、奇岩怪石尽收眼底,偶有东方白鹤掠空而过,天地寥廓,人在云端。

下山后穿行街巷,方知这高山古村不止山水可看。宋代开基,明代兴盛,朱、刘、纪、吴各姓祠堂保存完好——刘氏祠堂明成化七年始建,嘉靖年间修缮,五百余年庄肃犹存;朱氏祠堂文风绵长,历代多出读书人。而最令村人珍视的,是代代相传的省级非遗“宋代大腔线傀儡戏”,村中修有戏曲综合馆与传习讲堂,偶有展演,木偶袍袖翻飞间,古戏文便从深山活到了当下。

五日山居转瞬即逝。辞别时回望这座藏在云雾里的高山村落:古树浓荫封暑气,廊桥荷风送晚凉,飞瀑溅玉洗尘襟,金山云海荡胸襟,古祠愧儡承文脉。七月入山,原只为避一避城里的高温,不想入这方被绿意与溪声浸透的秘境。山水藏诗意,深山自清凉——七人结伴、五日偷闲,这份盛夏山野独有的安宁与畅快,已妥帖存进记忆深处,待来日燥热时慢慢回味。



生活走笔

行走天村访茶记

张大泽

鹭峰北麓,佛子山间,有一个村子悬在云的上头。玄武岩的柱子托着它,云雾在脚下飘荡,村民管它叫“云上天村”。这回我来,不看云海,不看翠峦,只为寻一杯穿越千年的茶。

沿着斑驳的火山石阶往上走,那天天气晴好,天空蓝得干干净净。村子依着山势,石墙黛瓦错落错落,仿佛从山间生长出来。路过一块叫“天音”的石头,旁边有一户农家,柴门半掩,安安静静的。新焙的白茶清香,和陶瓮里春酒的醇厚,一起从门缝里飘出来,像山间的云雾,起起伏伏。那只陶瓮颇有意思,坐在炉火上,一鼓一鼓地,仿佛在和路过的人说话。

同行的朋友告诉我:“这酒里的茶曲,是古时先贤亲手带到山里的,代代相传,已有八百年光阴。”

我俯身细听,陶瓮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里,恍惚能听见古人围炉夜话,听见清风穿过山林,听见云雾轻轻绕着老屋,悠悠地转,细声地聊。

主人热情,要煮茶给我们喝。他轻取出一撮山间老茶,放进古旧的茶壶里,滚水高高冲下,茶叶缓缓舒展开。忽然,有一片茶叶直直地立了起来,浮在茶汤中间,不沉也不倒,清雅雅致的,像一位端坐的君子。

“你们看这茶姿,清雅端凝,恰似古贤伏案静修的模样。”大家一听,都笑了,小屋里顿时暖意融融。

我也跟着笑起来。茶汤温润,是深琥珀色的,透亮得能看见杯底。杯口有一圈淡淡的水痕,像湖面的涟漪,又像天边细细的云丝。轻轻抿一口,先是清凉,继而一股甘甜从舌尖慢慢沁上心头,暖意一点一点散开,浑身都舒坦了。

主人的茶桌上,静静躺着一本泛黄的《茶经》,边角都卷了,藏着岁月的痕迹。随手翻开,一片枯黄的叶子悄然掉落,薄薄的,透着一股沧桑。想来,这或许是古时先贤手植茶树的枝叶,历经岁月留存至今。山间还流传着一首朱松的古茶诗:

云岭培芽芽,岩泉煮清嘉。  
心随茶烟静,道入古村斜。

读罢,觉得这诗写得平平淡淡,却让人心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。

那天傍晚,我们就住在天村。夜里月光如水,洒了满满一窗。半梦半醒间,看见远处的山像一只旧信封,打开一看,里面夹着一张纸条,写着四个字:“此心光明。”墨迹温润如初,笔锋藏着质朴赤诚。八百年岁月流转,这份澄澈的心意,借着一碗茶汤,慢慢渗透进心里,暖暖的,亮亮的。

第二天清晨,我坐在村口的古井边,看星星掉进井水里,漾开一圈一圈细细的涟漪。井边的石阶上结着薄薄的霜纹,映着三代人的脚印——草鞋的、麻鞋的、木屐的。看着看着,忽然明白了很多:昔年仁者钟情山水,先人植茶明心,后世承其风骨,一代代人的初心与坚守,都镌刻在这片火山岩上,让岁月与茶香,绵延不绝。

临走时,朋友分给我们几包茶样,有白茶、红茶、绿茶,让我们带回去尝尝。打开一闻,茶香扑鼻,满袋都是山野的清冽之气。收下这几分春山的味道,我想,回去以后可以慢慢泡,慢慢品——品一品鹭峰山留下的春光,品一品千年茶脉传承的那份本真,品一品萦绕在天村山间,近千年的温润风雅。

下山了。回头望去,云雾又把天村轻轻裹住了。这一趟,像是赴了一场跨越八百年的风雅茶会。那瓣茶香,藏在心底,足够温暖往后所有的日子了。

